



* T 0 1 9 6 0 4 *

B226

5

刘新风 著

史素描集 ○ 诸子素描

韩非子素描

——
囚笼里的思索



中州古籍出版社

“历史素描集”小序

面对“黄卷”和在那厚厚尘土之下静默的历史，我常常生出一种无名的惆怅，为了那些烟逝的思想、那些情感和那些葱茏过的生命之树。

历史即人。是人的生命记录，是人类的蹒跚足印，是无数生命的叠加，也是由无数生命重新聚合的一个“人”。

面对这一切，面对这永远无法翻检一过的历史长卷，我想，该记住并铭刻于心的，首先是那些有价值的生命体以及他们不该朽坏的情与思。

然而，由于人类自发明文字之后，数千年没校正它的真正的“使用价值”，致使千千万万有灵性的笔触，始终没有瞄向最有意味的事物——勾画出人类自身的形貌。

千百年，一代代人，一层层生命的涟

漪，过去了，捡拾不起。好在先人们有意无意、自为他为的“黄卷”——史籍，还是部分地传了下来。这是人类不幸中之大幸。藉此，我想到了“素描”这一艺术语汇，想到了文字与形态，想到了为人、为先圣前贤或凡夫俗子，补笔造像。

这也许是一项“取巧”的工程，因为，前人已为我们备好了“笔砚纸墨”；但更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因为，后人正可站到我们的“砚台”上与先人遥相翘望，人类生命之流因此而浑然不断、不竭、不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关于“诸子素描”

可以说，中国思想的源头都在这里，在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至多几十个诞生、发达于百年前、千年前的一些伟大的头脑中。在所有这些伟大头脑中，最值得说道的，其实只有那么几个，即先秦诸子。说起来先秦诸子有二十几家之多，而真正成系统、史证全，又被后人广泛称颂的代表性“子学”，只有不足十家，在这一系列中将一一说到。

每一“子”都有无数人、无数文、无数书谈过，我无法也无须复述，而我的朋友们也无意“重炒”，我们所努力做的，只有一点：重塑作为人的诸子。

有二种现象说来好笑。一种是：被人炒滥、说滥了的先秦诸子，自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活生生的一面，即血肉之躯和喜怒之

情，他们往往只有思想的外壳，而失去了“为人之本”。另一种是：被人诵来背去，翻来捡去，注来引去，研来究去的诸子著述，自来很少有人悟到它们始终有一种或数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味道：或诗体、或语录体、或对话体、或寓言体、或雄辩体；有调侃味，有沉思味，有慨叹味，有斥骂味，随心所欲，无所羁绊，不拘一格。再看后人的种种僵死呆板的注啊笺啊疏啊论的，虽派生出许多枝枝叶叶，可有多少是青的绿的、引人入胜的呢？不客气地说，诸子鲜活的生命，早已被他们虔诚的后学说死了。难怪后世有些大才子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诸子要读原著，千人可得千味。

有鉴于上述哭笑不得的状况，我在与朋友们切磋“诸子素描”的写法时，只说四点意见：一、复原诸子，写出当时其情状、思虑和困窘。二、写出后世曲解、舛误、派生出的诸子，揭示其丰富性和荒诞性。三、描画你心中的诸子，以现代人的视点和高度，与岁月那头巅峰之上的诸子对话，写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况味。四、八仙过海，效法诸子

写作时的自由状态，写出人人易懂、易悟的阅读情味，哪怕在形式上近似小说剧本亦无妨，只要逼近内核。如此，或许比那一本正经的宏篇大论，更真实。

总之一句话，把这些被悬置数千年的人类灵魂，写成人，写成有人情味、人间味的智者，把他们伟大的思想重新装进有情有心的肉体凡胎，虔诚地托给大众。

还一个个人人的诸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目 录

说韩.....	1
引子.....	7
第一章 和氏.....	11
第二章 显学.....	43
第三章 定法.....	85
第四章 孤愤.....	124
尾声.....	147

说 韩

韩非是一个悲剧英雄。

残损的美与残损的壮丽，使他那戛然而止的一生落入迄未休止的封闭的黑洞，从远古延伸到现世。实际上，他的生命形成了完整的历史，并渗透到整个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之中，生长，流淌，闪烁，在夜空，在我们身边，在空气里飘浮。一生至浓的关于力的强权的讴歌和角逐，与宰割由人、成败由人的无法改变的个人命运，形成巨大的反差，使他激烈、孤愤、四顾茫然而又彷徨无地。历史，留给他个人以最大的遗撼，但同时却为他铸就了一块难以为时间的风雨所剥蚀的大碑。

识时务者为俊杰。韩非的可贵，恰恰在于他虽为一介书生，却能倾心向世，并在纷纭时事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于他

对现实局势与社会形态的全面把握与深刻理解；在于他又能在知世的基础之上，不但有心治世，而且颇有治世之法。入世、知世、进而治世，是韩非全部的人生追求，但同时也是他未圆的梦。这梦，他无缘重温，因而便也丧失了那个千载难逢的圆梦机会。

所以，归根结底，韩非上演的，是悲剧。

作为一个胸无大志的文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很渺小、很孱弱、力量也很单薄的文人，面对这样一位舍身取义的慷慨前辈，首先，我景仰，然后便是自惭，自责，无地自容。我觉得与韩非相比，起码我缺乏直面生活的勇气，缺乏对社会责任的认同，甚而缺乏一种参予意识和崇高的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说，韩非便已经足够我们论说，足够我们效法。

然而，这绝不是韩非的全部。

再美的鸟儿之如孔雀，其在拥有美好的羽毛的同时，也一定会拥有见不得人的丑陋。这让我想起一位先生的幽默。他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你如何看。孔雀开屏固然很美，但那是在正面看的；如果从后面看呢？

不言而喻。

观察角度的变异，无可否认可以改变人们对某种事物的看法，尽管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孔雀之有肛门正如它有美羽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如果我们寄望着以其中的一个方面来掩盖、代替、或者否定另一个方面，那就显然大错而特错了。

对于韩非，自然也是如此。

正如每一位对韩非稍有了解的人的普遍的、共同感觉一样，严格地说，韩非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伟人，远远不是。

他峻严有余而仁慈不足，苛薄，寡思，偏执，自信得过于自私、独裁，为达到个人目的主张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强力和残刑酷法镇压百姓，进行政治角逐。他是一个在现实的泥淖中陷得很深的思想者，惟其陷得很深，所以，他才在绝不好高骛远的同时，也永远成为不了超人，圣人……

尤其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精力和全部的聪明才智统统用在构筑封建专制独裁的统治思想之上、讲求御人诸法，研习帝王之术，目的不过就是为封建帝王巩固专制统治出谋划

策，求其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是我国系统完整的专制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是几乎所有独裁统治者的先师鼻祖；他虽然没有做过一天皇帝，但他的思想主张，却无一不被后世的帝王们所奉守谨遵；后世帝王也几乎无一不在他这里找到了玩弄权术、驭使臣民的灵丹妙药。因此，如果不单从狭隘的政治学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把韩非的历史地位放在广义的文化史的范畴加以审查，结合那种专制思想对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扼杀、摧残和束缚这个方面进行更高视点的关照与反思，那么，对慷慨激昂的韩非，对韩非那峭拔犀利的道德文章，我们将如何评判，又得出什么结论呢？

就这样，我们是在充满矛盾的氛围中，以极其矛盾的心情，对本身便矛盾重重的韩非进行着历史的、也是情绪的体会和认知的。我把韩非当作朋友、甚至就是当成自己，用心去感受，用心去咀嚼、消化、理解。我觉得，韩非的产生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存在即合理。历史上的存在，是后人应该接受、不该评头品足的。

我以为，韩非即便不是伟人——其实，在思想上，他远比一般伟人高大——但起码他也是一个英雄，一个和卞和一样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具有着无比崇高的献身精神的英雄，一个审时度势同时也清醒地认识自己，并最终能够实现个人价值、确定自己位置的英雄，一个热爱生活并且很懂如何增加生活浓度的英雄……

乱世出英雄。

象韩非这样的英雄，是只能在战国末年那种乱世诞生的。一个朋友说：当人意识不到自己是人的时候，天下便乱了；相反，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时候，天下才能太平。那么，乱世之中崛起又倏然而过的韩非，是为人的清明警醒、还是为了人的愚昧昏噩而生的呢？

反正，韩非出后，以韩非的方略治国用事的秦王嬴政统一了六国，使天下由乱而治。从此，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因循递嬗了两千年。……

千秋功罪！

引 子

天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乱起来了。

这乱，实在叫人惶恐，叫人难耐。人们的眼眸中或者闪烁着焦灼的光，或者满布着无望的云翳，有一搭无一搭地、倦怠地传播着一个又一个震颤人心的消息，无言，但却犹如从天边滚过的雷，遥远而又沉闷。消息中，无非是兵燹焚烧的城郭，流血的郊野，白骨，以及在风中不停跳动不停呼号着的那一簇簇游魂……

礼崩乐坏。

于是，不愿死的人们学会了想望。这想望从刚刚产生的那天起便是炽热的。尽管它本来就悲观。

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从前……尧、舜、禹、汤……

于是，终于有一天，一位满含热泪的人，

在他的书斋里，记下了一番这样热情洋溢的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那是一个何等诱人的、温馨明媚的世界！

那世界不独有花，不独和煦，不独是春，而且，那里有未曾感动的无忧无虑生存着的人，那里有浓郁的人之情，那里有博大无垠的依托、信赖、友爱之心。难怪在那时，有那么多那么聪明的人，不厌其烦地对此付出了那么热切而且辉煌的向往。

做人不易……

然而，那世界毕竟太渺茫，太熹微，太淡了。人们向往的结果是，一无所有。视野里依旧殷红一片，耳际旁依旧喧嚣一团。人

们无能为力。世界到了失去理智的疯狂时刻，也许只有疯子才能完全适应并且混水摸鱼。套用明代陶宗仪所说的一句俗语，这叫“以毒攻毒”。

所以，那片蒿草丛生的黄土地在嘈杂动荡了几百年之后，公元前221年，有一个做了秦国君主叫做嬴政的人，他东出函谷关，经过近十年的残酷的兼并战争，在这一年统一了地球东方这片散碎已久、从来未曾疑聚在一起过的辽阔土地。他自己便做上了那个庞大的秦王朝的始皇帝。

秦始皇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巨人。

遗憾的是，乱世之中应运而生的巨人，却未必是治乱圣手。他之所以可以如此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终于还是由于听信了一个因为这乱而寂寂丧生的读书人的话，不但绝对地集权，而且也还绝对地用权，按照他为了给自己提供方便而事先定下的一系列规程。不择手段，不鄙薄钱，但也并不回避血。

天下似乎平定了，因为有武力的敌人暂时被镇压、被驱散，而那些只能靠嘴、靠笔

杆子吞云吐雾，讨人嫌、惹人气的人，也大抵都被索性付之一坑，不但是再也动不了手脚，而且连嘴、连心也不会再动一动了。他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秩序”，这秩序从此递嬗了两千多年，被南南北北、东东西西的人那么不知厌倦地遵奉着、传承着。四百六十个儒生不算多，只是一小笔“学费”。

但愿秦始皇能够遗忘掉那个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缘为他出过谋划过策的激切的人，不要窃笑但也不必惋惜。因为即便他活着，再幸运，他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何况还有“未必”。

韩非应该欣慰。